胡子知言　一之三

一

漢書門
九三七四
類　號　函　架　二冊

内閣文庫
漢書
九三七四
類　號
二冊
架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374
冊數　2（1）
函號　298　290

儒家　三ノ二

298-290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晩歳嘗

淺草文庫

被召旨不幸寝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毎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栻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説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栻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説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説譸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趍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

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黙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栻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韙之辠所不得而辭焉

門人廣漢張栻

處窮本篇作好惡

胡子知言目録

第一卷　天命　修身　陰陽

第二卷　處窮　往來　仲尼

第三卷　文王　事物　紛華

第四卷　一氣　義理　大學

第五卷　復義　漢文

第六卷　中原

右五峯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僦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誘諸同志汪伯虞鏤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

過者。皆知以此道為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
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税駕。不然吾懼其終身
之無所歸也。新安後學吳儆書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
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
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
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
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黑白。若數一二矣。蕭君定
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浦城後學真德
秀識

姪 梧村蕭校吳 同下儆之

胡子知言卷第一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於鄉行。財出於九賦。兵起於鄉遂。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生刑輕則易犯。是故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縣。然後民知所避。而風

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其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釋氏乃為厭生死。苦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本既如是。求欲無弊。其可得乎

爵位儀章德之飾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內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而亦不求之必行也。

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聞見者。衆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安得其心徧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

一裘裳也。于冬之時。擧之以為輕。逮夏或擧之則不勝其重。一絺綌也。于夏之時。擧之以為重。逮冬或擧之則不勝其輕。夫衣非隨時而有輕重也。情狃於寒暑而亂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狃於情。以正其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攝於威嚴而失之。或沒於情恩而失之。或亂於精微而失之。或汨於末流而失之。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

億此億
襲此習
道之例

道之二字或曰當乙

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
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
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
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
辨傳聞襲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道之置諸茫昧則已矣
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矣然則
奈何曰在修吾身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徵其行則顛沛
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己外不失成物可以

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
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
然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
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釋氏直曰吾見其性故自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也自
處以定而萬物之分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用耳自
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工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氏小之為
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萬物備而為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己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為哉夫欲以人為者吾知其為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質也

未能無欲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惑不苟解之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仁

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命勿絕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

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王尚然。況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俗化衰薄。雖當世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為不孝孰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興滅國而繼絕世。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事萬變。惟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權變縱釋。不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具耳目鼻口手足。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於外而強成之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支。達於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己成物。無可無不可焉。釋氏絕物。遁世棲身。沖寞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覺悟。謂我獨高乎

萬物於是顛倒作用莫知所止反為有適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為識心見性然四達而實不能一貫展轉淫遁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惑之孰若即吾身世而察之乎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華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為聖也

造車於室而可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陰陽

胡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已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而行

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貪慾不生而天下通焉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滋一本作淫

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仁義服於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淪沒。亦不足畏也已。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凶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井法行然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

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彈其人之佞。而
止已。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
其庶幾乎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伯作
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荊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
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
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反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
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功。可以
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
周乃曰。聖人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
然乎

善為天下者。務寢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
法令專行。是兵常典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有三代
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乎見
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所底止。而
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
為己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希大言
辭。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
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於戎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
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争。明善惡之歸。如日月

之照白黒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陥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嘆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者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

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舞智尚術求怙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総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大道廢有仁義老聃非知道者也

胡子知言卷第一

按此篇首章以裁擬義敏政刪之此章則舊第二章也然則胡子曰三字亦恐敏政所加

胡子知言卷第二

好惡

胡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

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釋氏無障礙而所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猖狂妄行而已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耻之君子之遊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噓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妙一往來

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與有言也。自小者。不足與有爲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利。唯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運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巧之立巧之巧或曰疑功字誤　以求之以或曰疑於字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有求之而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渝。然後能爲君子

有爲之爲。出於智巧。血氣方盛則智巧出焉。血氣既衰則智巧窮矣。或知巧之可利而銳於立巧。或知名之可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爲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爲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溫厚則爲溫厚以中其欲。上好勤恪則爲勤恪以中其欲。上好文雅則爲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壯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壯。遇欲失則血氣挫折消懦。而所爲屈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爲之爲。本於仁義。善不以名。而爲功不以利

而動。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始。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遺言猶龍之蛻。猶虎之皮。用其文章
猶足動觀聽。况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施於天
下。其撥亂興治。如反覆手耳。不得其道與天下之人角智
力者。嶕嶕乎殆哉

有髮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於目。故散而不可見者。謂之
無。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妄而不可蹈者
謂之無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得
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非民
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
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矣。事不至而知不
起。則我之仁不可見也。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流。夫何間
之有

處己有道。則行艱難險厄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
堪而忿欲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往來

胡子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以為
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
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

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

而事間恐脫言字

為一塵刹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沈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

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別幻華真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

嘗爵祿而不輕行。道德而不吝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

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災恤患之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別者焉。至於知時禦盜。如雞犬猶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生而知之又學以審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統萬物。故與造化相參而

萬物一作陰陽

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適、雜於夷狄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必戒謹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惇敘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彰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人之所以爲天地也

目之所可覩者禽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獸皆能聞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則人而已。覩形色而知其性、聞聲音而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斯矣。斯道不明、則中國冠帶之君、有時而爲夷狄、楊朱墨翟之賢、而有禽獸之累。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履安佚之地、當安佚之時、戒謹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首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情。備萬物、參天地、謂之正道。順秉彝、窮物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我知之矣。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與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

之見矣。不與俗異。不與俗同。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仲尼

胡子曰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質美矣。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顏回欲罷不能。求至文王純一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天為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同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性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關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繆。乘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縟而不亂乎

人皆有良心。故被之以桀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桀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醜行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臨死生之節。貪冒苟免。行若犬鼠者。皆是也。富貴而奉身者備。斬良

醜行側

大作犬

勢一作害

心之利劍也。是故禹菲飲食卑宮室。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矣。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彝。乘利勢行彝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焉。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彝。自列於禽獸。寧貧賤而爲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以而命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爲國者尊吾性而已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係。能守是心而勿失。然後謂之大丈夫

惟仁者。爲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奴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

察也

修為者。必有弃。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況其下者乎

魚生於水。死於水。艸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道。天經也。飲食車馬衣裘宮室之用。道所以有濟生者。猶魚有蘋藻泥沙。艸木有風雷雨露也。如使魚而離水。雖有蘋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艸木而離土。雖有雷風雨露。亦不能以生。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裘服雖鮮。車馬雖澤。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季世淫亂並興。爭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被禍。姦惡相殘。天下囂然。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戒之。養太子。不可以不愼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

胡子知言卷第二

胡子知言巻第三

文王

胡子曰文王之行王政至善美也孟子之言王道至詳約也然不越制其田里導之樹畜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已自五伯之亂以至于今田里之弊無窮樹畜之業不修孝悌之行不著忠信之風不立治道日苟刑罰日煩非有超百世英才之君臣與文王孟氏比肩者其孰能復之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於舟也澗壑之險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於梁也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地之間雖

死生之變不能動其心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阨窮不塞

以反求諸已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行謹則能堅其志言謹則能崇其德

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人固有遠迹江湖念絶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

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捨之而不得

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知命然後能信義惟患積德不足於身不患取資不足於世

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然後大廈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非如後世之君不仁於民也

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

井田制度

十二

魏晋以來。天下莫不假人之柄而有簒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或問。周室衰。諸侯更覇數百年。及秦累世窮兵極勢而後定天下。天下已定。其十三歳而亡何也。曰秦之亡也久矣。秦自用孝公商鞅之法。勢日張而德日衰。兵日振而俗日弊。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秦之亡也久矣。然則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由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曰秦失其道。其能定天下何也。曰時也。六國之君。其愚又甚於秦。故秦能欺之。以僥倖一時之勝。而亡立至矣。曰然則漢唐興義師。不五六歳得天下定中國者。數百年。季世一失其道而亡如此。其故何也。曰井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也。後世不改其轍。欲如周獲天年終。難矣哉

人君以下另提

十二

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

漢唐以来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虚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眞空之術。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人君乎。後世必有高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

逆于汝志之逆一作順

井田封建

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殘賊之君鮮不覆亡哉

事物

胡子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敗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知是也英明之君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井田封建其大法也

者所著

暴君汙吏既已廢之明君良臣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智不及邪才不逮邪聖道不傳所謂明君良臣者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邪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者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至親至切者其仁之義也歟至通至達者其義之理也歟人備萬物賢者能體萬物故萬物為我用物不備我故物不能體我應不為萬物役而反為萬物役者其不智孰甚焉

具一作其

殆一作治

行吾仁謂之恕操吾心謂之敬敬以養吾仁

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爲无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回之說具詖淫邪遁之辭始可與爲善矣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强於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詞以自殆矣釋氏惟明一心亦不可謂要矣然眞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知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物無非我事無非眞彼遺棄人間萬務惟以了死生爲大者其蔽孰甚焉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惟勇者能自斷

行之失於前者可以改之於後事之失於今者可以修之於來雖然使行而可以逆制則人皆有善行矣使事而可以預立則人皆有善事矣惟造次不可以必待也惟顛沛不可以必安也則行失於身事失於物有不可勝窮者矣雖强力之人改過不憚其如過之不窮何是以大學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後意誠意誠則過不期寡而自寡矣

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胥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忌克之人其可事乎其急也我諫我聽我才我用禍既息矣我諫謗也我才姦也殺我必矣有天下國家而如是能傳之子孫者未之有也是故不忌不克可以爲君矣諫不逆發才不妄試可以保身矣

喪之三年盡生者之孝心也於死者何加損焉是故漢文雖有命短喪我謂之天下之慈君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其爲孝也薄矣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蔽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是未察乎喪服之志者也

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爲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已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母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撓外權不可得矣此不可不大變之本也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而天下皆正矣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

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紛華

胡子曰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人欲盛則於天理昏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于野上以奉祀事長下以慈幼延交遊於身足矣易曰不家食吉是命焉爲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天地之間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爲己任理萬物而與天地參矣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

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之言一。不仁則以通言爲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内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事物屬於性。君子不謂之性也。必有心焉。而後能治裁制屬諸心。君子不謂之心也。必有性焉。然後能存

不仁。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故物激而怒。怒而不能消矣。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矣。窮理盡性。以成吾仁。則

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固物。雖有怒。怒而不還矣。雖有欲。欲而不淫矣

莊周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是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謗誹。取怨辱矣

士學於文。而知道。則關鍵節目之言。未嘗不三復也。君學於政。而知道。則幾會本原之事。未嘗不三令五申也。知之則因非而知是。不知則指是以爲非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袵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

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去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穽矣

人盡其心則可與言仁矣。心窮其理則可與言性矣。性存其誠則可與言命矣

敬則人親之。仁則民愛之。誠則鬼神享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違

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拘於數而有終。道通於化而無盡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已。今之仕者。求利焉

胡子知言卷第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